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5nB337

寶持總禪師語錄

清 玄總（尼）說　明英等記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住禾城妙湛禪院語
  - 住海鹽南詢禪院語
  - 機緣
  - 頌古
  - 真讚
    - 靈巖老和尚讚
    - 董菴和尚讚
    - 靈瑞和尚讚
    - 自讚
  - 書問
    - 與龔夫人
    - 示門下諸子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歲在壬子，嘉興妙湛園寶持總禪師弟子炤公，以其師二會錄來吳，問序於余。余與師同出退翁老人之門，雖媿不文，義難辭讓。今歲丁巳，錄始刻成，乃為之序曰：無上妙道，非即語言，非離語言。即語言而求之，是執花以為春也；離語言而求之，是棄花而覓春也。惟執與棄，皆倒亂心，非真實見，卒難與以會道。有智人焉，知春之不專在花，而偶拈一花以示，顧且謂曰：「此亦春也。」而愚者不解，乃謂春盡在是，徒玩手中之花葉，竟忘域內之風光，豈唯雙眼不靈，將使大塊削色矣。讀是錄者，亦猶是耳。謂師之道盡在於是，非知師者也；謂師之道不在於是，亦非知師者也。然則師之道果何在乎？曰：「亦不外是。」譬如大海忽起一漚，認為全潮固非，指為異海亦錯。知此意者，當從一字一句之中，透出非字非句之外，始不負師垂語之初心，而炤公板行之志亦於焉畢酬矣。若夫師之道在是不在是，余終不敢以十成死語賺誤旁人也。師諱玄總，字寶持，初住嘉禾妙湛，次住鹽官南詢，得法靈巖退翁和尚，為臨濟三十三世云。

繼住靈巖嗣祖沙門碓菴曉青書於大鑒堂中

寶持總禪師語錄卷上

參學門人明英記

住禾城妙湛禪院語

開堂日陞座，拈香云：「大眾見麼？秖這些子，減牛頭之價，奪龍腦之香，覷著底眼睛卓豎，嗅著底鼻孔昂藏，多少人不知落處？要聽山僧表彰，分明記取，舉似諸方，爇向爐中，供養靈嵓堂上本師退翁和尚。」便燒坐定，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學人問：「師唱誰家曲調？學人願續陽春。」師云：「只恐知音者寡。」學云：「不忝靈山親授記，果然音韻壓江南。」師云：「汝知其一，未知其二。」學作禮云：「敢不再三？」師云：「何如歸去休？」學人問：「世尊說法，諸天雨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日日如斯。」學云：「恁麼則太平無象也。」師云：「切忌忙忙扈夜塘。」學一喝，師云：「止澼困魚，徒勞激浪。」乃云：「獅吼堂前，芳草千叢獻碧；象迴林下，落花萬點飄紅。廓文殊之智門，橫穿直入；導普賢之願海，高納低容。爾諸禪德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既然同在一法界中，今日何妨更與諸

人同參一員真善知識。」乃拈起拄杖云：「即此用，離此用，臨濟德山咸奉重，煆凡煉聖大爐錘，來者命根遭斷送。」卓一下云：「不能離土，十影神駒；若解沖霄，九苞丹鳳。」又卓一卓。上首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晚，小參。「小菴小舍小叢林，木石同參聽法音，不向虛空安耳穴，免招意地更沉吟。諸人適來聞鼓陞堂、聽板止靜，總不違時失候，何常錯用工夫？斷臂安心，自是老胡造孽；掩泥布髮，莫笑然燈誑人。你若無求，彼即絕伎。山僧今日雖出頭來，祇要息事，不貴多事。」乃顧左右，云：「歸堂。」

立職事，上堂。學人問：「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是有心求？是無心得？」師云：「是有心求？是無心得？」學云：「某甲今日得見和尚。」師云：「且過那邊著。」學云：「在他門下，敢不低頭？」師云：「聽教詔者亦是難得。」乃云：「事存函蓋，理應箭鋒，未許錯誤絲毫，豈可參差點畫？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從上穩密家風；高處高平，低處低平，一向坦夷法度。炊茶做飯，切忌違時；換水添香，不宜失候。長老坐，侍者立，雖然無佛法商量，也要為人天表率。不易不易，大難大難。且道不難不易一句作麼生道？但使眾心同水乳，何妨大地是荊榛？」

謝同門，上堂。「佛祖心髓，人天眼目，點滴不殊，光輝相屬。大家出手共扶宗，靈瑞一花千古獨。」擊拂子，下座。

結制日，眾請上堂。喝一喝，云：「就地掘開爐韝，為煆精金；信手奮起鉗鎚，何辭鈍鐵？明明不覆藏，歷歷無虛假，既無你棲泊處，亦無你迴避處。所以，一處真，千處百處一時真；一句透，千句百句一時透。何須限短期長，裝模做樣，開鑿人天，摧碎空外？縱殺活于魔宮虎穴，肆予奪于爐炭鑊湯，然後群靈景仰，千聖歸降。然雖如是，祇如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你諸人又向甚處出氣？」連喝兩喝，下座。

晚參。「疊足蒲團萬慮清，香光燈影夜初更，不勞重問安心法，生佛由來是假名。」

檀越請上堂。「曠劫來事無有程途，威音那邊豈容生滅？千聖頂[寧*頁]上有佛祖窮不到底機關，諸人舌頭邊有主賓撲不破底文彩。法隨法行，無處不遍；心隨心用，無事不周。迺至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花、一香、一瞻、一禮，無不皆從自己胸襟流出，無不皆從本有道場中來。果能于此洞徹根源，說甚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更說甚麼我是凡夫、佛為聖者，彼有神通、我無伎倆？忽然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商量？」良久，喝一喝，云：「收取口喫飯。」

上堂。「涅槃心，差別智，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就體消停，撒手到家人不識；從緣薦得，更無一物獻尊堂。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他卻不受；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豈是好心？要得水乳分明，須讓鵝王決擇。」乃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麼？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

上堂。學人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一字不著畫。」學云：「出世後如何？」師云：「二年同一春。」學云：「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天高東南，地傾西北。」學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太無厭生。」乃云：「十方薄伽梵，擺撥不開；一路涅槃門，挨擠不上。跛腳阿師一向與人鬥勝慣了，手中扇子也解跋扈飛揚。若是妙湛又且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但向道：『此問不弱。若是踏步便知高下底，自然脊背汗出，一免得帝釋驚心、二免得鯉魚喫棒、三免得帶水拖泥、四免得沿途覓路。』更有一種利益，待汝得到涅槃門裏款款商量。」

晚參。「禪不用參，道不用學，偷心屏除，隨分安樂，倦來便上繩床，一任諸方圖度。」

觀音誕日，張夫人送法衣至，上堂。學人問：「昔日阿難問迦葉云：『世尊付金襴袈裟外別傳何物？』咨和尚為某甲說。」師云：「撒沙撒土。」學云：「迦葉道：『倒卻門前剎竿。』意旨如何？」師云：「堪笑堪悲。」學云：「今日檀越送衣得幾所福？」師云：「不妨疑著。」學云：「金毛師子子，千里見淆訛。」師云：「也不得草草。」學人問：「閃電未收轟霹靂，峰巒纔露海雲遮。如何是臨濟宗？」師云：「開口見膽。」學云：「水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如何是雲門宗？」師云：「不許眨眼。」學云：「金烏東上人皆貴，玉兔西沉佛祖迷。如何是溈仰宗？」師云：「別無道理。」學云：「無漏國中留不住，月華影裏見還難。如何是曹洞宗？」師云：「風吹不入。」學云：「春入洞庭南岸碧，鳥啼西嶺月生東。如何是法眼宗？」師云：「一切現成。」學云：「謝師答話。」師打，云：「逢人不得錯舉。」乃云：「無上法王有微玅大總持門，曩劫逮茲迴無變異，古今該攝他不得、凡聖轉換他不得，釋迦掩室智不能知、淨名杜詞識不能識，總上座一向愛把不定，似蚖蜢吐油，捏著便出。汝等還有不動聲色向父母未生已前入得普門三昧者麼？若也入得，始知過去正法明，即是現前觀自在，非一、非異，無古、無今，生既不曾生、滅亦未嘗滅，應緣靡不周，露出廣長舌。」喝一喝，下座。

晚參。「達磨不來東土，免見齒牙疏缺；二祖不往西天，落得肘臂完全。省得一事是一事，過了一年是一年。無端見說楊岐屋裏差異，畜生秖有三隻腳；首山路上新婦，騎驢卻要阿家牽。」揮拂子，云：「山僧為汝祓除災異，坐致太平。」良久，顧左右，云：「見箇甚麼？」

解制，上堂。學人問：「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固是太平境界。門裏出身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石火燄中驅虎兕，電光影裏走龍蛇。」學云：「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教休即便休，莫待雨淋頭。」學便喝，師打，云：「不信。」學人問：「如何是妙湛境？」師云：「自家驗取。」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大家在這裏。」學云：「人在境中？境在人中？」師云：「不可拈一放一。」學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道甚麼？」學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師云：「眼裏還著得沙麼？」學人問：「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師云：「清風來未休。」學云：「恁麼則一句韻含千古妙，萬重青碧月來初。」師云：「滿眼滿耳。」乃云：「結制已來，與諸兄弟吹起沒煙火種，燒盡陳爛葛藤，煮不濕羹，喫無米飯，不獨一眾飽鼾鼾地，無面目漢亦隨例得一分，日日向火爐頭商量無賓主話，頓使寒灰發燄，漆桶生光，露柱揚眉，燈籠撫掌。雖然如是，長安雖樂，不是久居，放開線道，一任東去西去，朝三千橫擔拄杖，暮八百緊峭草鞋，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驀拈拄杖，云：「大眾！還曾撞著這箇麼？若也撞著，皮下有血底自然知些痛癢；若也未曾，來年更有新條在，莫言不道。」

請靈瑞和尚住紗湛兼退院，上堂。卓拄杖，云：「這箇所在，吉祥殊勝，千佛萬祖次第出興。今于賢劫中，有釋迦文佛遠孫靈瑞如來將于此座成最正覺、轉妙法輪、度無數眾，諸天八部于虛空中吹螺擊鼓、擎香散花，瑞相既彰，各宜忻慶，未度得度、未解令解、未安者安。且道山僧落箇甚麼？一瓢水月歸雲壑，百衲麻衣臥竹關。」

住海鹽南詢禪院語

到院，上堂。「未到南詢，不妨疑著；及乎親到，賓主歷然。東邊來者也如是見，西邊來者也如是見。」驀拈拈杖，云：「且道：這上座還曾見麼？有不顧危亡的出來說看。」學人問：「世尊四十九年不曾說一字，因甚有一大藏教？」師云：「你取山僧語那？」學云：「恁麼則寰中天子、塞外將軍也。」師打一棒，云：「亂指

注。」乃云：「縱域中殺活，遍剎海毒燄腥風，增一分不得；肆格外威權，盡古今冰消瓦解，減一分不得。何必拈卻炙脂帽子、褫下鶻臭布衫，然後稱毒辣手腳？南詢這裏不貴雲興餅瀉，秖圖就事風光，行者淘米、著火人工、煮粥蒸飯，一任諸人橫吞豎咬，得飽便休。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喝一喝，云：「開得這張口，坐得這箇座。」復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又，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缽囊裏。』」師云：「一人向高高山頂立，點即不到；一人向深深海底行，到即不點。雖然，腳跟各有立地處，爭奈二俱不了？設有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劈脊便棒。或有傍不甘底出來，某甲更有話在，但道：『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當日，晚參。「城隈小院綠陰遮，歇卻身心到處家，臨濟命根原不斷，臨機一喝驗龍蛇。」隨震威喝，云：「秖這一喝，有主、有賓，有照、有用，不是顢頇儱侗欺誤後人。你若分得，便請霄漢飛騰；若分不得，即便夤緣入艸。你但開口，我早識得也。」學人纔出作禮，師云：「不可連累山僧入艸。」便起。

上堂。「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徒勞心手，罕遇知音。爭似一切不為底家堂穩坐，隨例喫粥喫飯，任他呼馬呼牛，千聖難與安名，一著從來自異。」顧左右，云：「且道是那一著？」良久，云：「機先如未薦，句後漫思量。」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師云：「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山僧恁般說話，大似欺誣亡歿，若使當門一齒下下咬著底老宿尚在，定然別有機關。」

晚參。學人問：「一椎便就時如何？」師云：「汝非其人。」學便喝，師云：「破也，墮也。」師云：「一椎便就，須是其人，渾崙吐出，不辨粗精。破也，墮也，賺殺衲僧，一回勘徹，海上橫行。」

結制日，上堂。「撥轉向上關，白牯黧奴全身出現；打開無盡藏，寶几珍御覿面無私。縱橫古木林中，舒卷白雲堆裏，明投暗合，日面月面，金不博金，正去偏來，潭北湘南，水不洗水。」驀豎拂子，云：「是以祖印高提，諸佛心源咸歸掌握。」擊一下，云：「機輪纔轉，群生命脈悉受指呼，鐵餕餡吞吐以時，金剛圈放收有地，淨裸裸不留一物，赤洒洒不掛寸絲，理絕玄微，情忘向背，非三賢十聖所知，豈神通變化可測？恰是燄爐不藏蚊蚋，若說長期短期，即屬遞相鈍置。」遂擲拂子，下座。

檀越請上堂。學人問：「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師云：「色不是色。」學云：「還假眼觀否？」師云：「方便有多門，歸源無二路。」學云：「某甲今日小出大遇。」師云：「草鞋錢什麼人還？」學人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不越所問。」學云：「恁麼則凡聖齊平，古今無間也。」師云：「眉且不是目。」乃云：「菩薩見覺猶為覺礙，山河大地是礙、艸芥人畜是礙、屋宅田園是礙、父母眷屬是礙，乃至菩提涅槃是礙、禪定解脫是礙，直饒一一透過、了了分明，覺礙為礙，不得自在。諸人要得自在去麼？」拈拄杖，云：「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穿過上方香積如來鼻孔，驚得聲聞、緣覺、諸大弟子東倒西擂，叫苦不迭，他卻迤邐歸來，依舊在繩床角畔呵呵大笑道：『我無甚覺，亦無甚礙，慣隨人轉不稱功，是故名為觀自在。』然雖如此，爭奈猶落在山僧手裏？」隨卓一下，云：「我藉汝力，汝得我用，上下千秋，秖成獨弄。」又卓一卓。

晚參。「爐韛之所固無鈍鐵，尤宜重下一鎚；良醫之門誰是病夫？還須更服一貼。諸人秖為半進半退，不知身在其中，所以遭古人檢責道：『映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汝諸兄弟盡是久經行陣、慣戰作家，橫出直入總是自家境界、上來下去無非本地風光，豈同善財入樓閣之門暫時斂念？莫比維摩掌中世界別有清規，秖貴承當，不煩久立。」

解制，上堂。學人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云：「佛眼深窺不見蹤。」學云：「如何是一印印水？」師云：「今古縱橫無定止。」學云：「如何是一印印泥？」師云：「大悲千手不能提。」學云：「三印已蒙親指示，腳跟下事又如何？」師云：「這緉草鞋，三文錢買得。」學云：「幾時是住頭？」師云：「驢年也未得在。」學云：「蒼天，蒼天。」師打，云：「一任亂走。」乃拈起拄杖，云：「諸仁者！汝等一期之中識得拄杖子也未？不見大溈真如和尚示眾云：『識得拄杖子，行腳事畢。』」拈起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那箇是行腳事？直饒向這裏見得，衲僧門下秖是箇脫白沙彌；若也不會，且向三家村裏東卜 、西卜 ，忽然卜 著也不定。諸仁者！大溈恁麼道，大似一尺鏡納千里之像。雖然，真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安知夜明簾外影跡猶存、古鏡臺前色香未泯？直須得失俱喪，始能絕跡、絕塵；是非杳忘，方可透聲、透色。所以，經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遂擲下拄杖，云：「你若辨得，天下橫行。」

上堂。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和尚虎。』沙云：『是汝虎。』雪竇云：『要與人天為師，面前端的是虎。』」師云：「狹路相逢，原無迴避。三人各逞爪牙，擬向大蟲鬥勝，殊不

知有陷虎之機。若是山僧，待伊道：『和尚虎。』隨與一喝，云：『畜生縮頭去。』」
中秋，上堂。舉：「古德偈云：『人有心看月，月無心照人，有無成一片，方始得惺惺。』」師云：「古人恁麼道，理上則有餘，事上猶不足。山僧亦有一偈，也只是自己語，喜得事上也著、理上也著，今夜茶果艱難，持作一分供養。人有心看月，月無心照人，有無俱透脫，光明觸處生。」下座。
重陽，晚參：「擬向高高山頂立，俗氣未除；擬向深深海底行，圖箇甚麼？茱萸酒，菊花茶，落帽當年笑孟嘉，爭似山僧都不管，任他人世亂如麻。」
上堂。學人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從何而得？」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乃云：「萬瓦清霜，箇箇寒毛卓豎；一窗紅日，人人心地和融。豈是逐境遷移、隨時轉換？只為南詢門下總不曾立箇窠臼陷人。不見昔日曹谿和尚云：『但能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你若硬作主宰，要與前塵抵敵，這裏無閒飯養人。」下座，以拄杖一時趁散。
除歲，晚參。「北禪烹露地白牛與諸人分歲，總上座豈可一味減省？也不免借水獻花，應箇時節。」乃喝一喝，云：「麤餐猶易飽，細嚼即難饑。」
元旦，上堂。拈起拂子向空畫一畫，云：「歲朝把筆，諸事迪吉。一願拄杖子不生枝葉，二願草鞋跟不惹塵煙，三願粥飯頭大家得力，四願佛法藏元字不留。此是山僧新年頭對眾所立四弘誓願，一願不成，不取正覺。」復擊一下，云：「猶有這箇在。」便下座。
上堂。學人問：「山花似錦，澗水如藍，還當得清淨法身否？」師云：「好鳥分明說向人。」乃云：「竹簾卷起漏春光，蘭蕙無人亦自芳，獨向高流相映帶，不從時卉鬥青黃。大眾！只這四句，若作佛法商量，埋沒上座；不作佛法商量，孤負山僧。作麼生道得箇平展底句子？」良久，自代云：「看墻似土色。」
上堂。「十八上解作活計底，一頭水牯牛無處著落。」代云：「遞過索頭來。」又云：「賺殺旁觀。」或云：「十八上破家散宅底，因甚七斤衫子至今脫卸不下？」代云：「久矣無人說到這裏。」又云：「苦哉佛陀。」
靈巖省覲，臨行上堂。「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猶有彼我在；三年不飛，一飛衝天，猶有程限在。要得光前絕後，越格超宗，待總上座到靈巖行一轉來，與汝方便。」下座。
上堂。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曰：『不識。』」師喝云：「這兩箇漢，青天白日互相熱謾。當時若有靈利衲僧，待他道

了便與掀倒禪床，不獨為梁皇雪屈，亦顯中國有人。然雖如是，還知武帝放行一路麼？參。」

上堂。舉：「末山尼了然禪師一日室中坐次，有僧從面前過，然曰：『阿誰？』僧曰：『師子兒。』然曰：『既是師子兒，為甚被文殊騎卻？』僧無對，然便打。」師曰：「我不是末山動手動腳，設有箇師子兒到來，但向道：『你試哮吼看。』若是解翻攔底，自然別有生涯。」時有僧出，師云：「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便下座。

上堂。舉：「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其僧從此悟入。」師云：「這僧悟去，秖悟得慧超；法眼答來，只酬得佛話。要得千古令行，更須買草鞋行腳始得。」

上堂。舉：「雲門示眾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云：「十五日前道得，海晏河清；十五日後道得，風行草偃。前後既爾不同，作麼生說箇日日是好日底道理？會麼？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上堂。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曰：『麻三觔。』」師云：「如今叢林商量浩浩，盡道洞山答佛話，多是錯認定盤星，少能領取鉤頭意。如今衲僧要見，拈拄杖劈脊打，云：『切忌銖銖兩兩。』」

上堂。舉：「僧問靈巖儲和尚：『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巖云：『讚歎有餘。』僧云：『成佛後如何？』巖云：『懊悔不及。』」師云：「前頭答得著，後頭答不著。」道了，復叩齒云：「無端，無端。」

上堂。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豎一指。」師云：「俱胝一指頭，千古曾無對，可憐懵懂禪，至今不瞥地。若瞥地，萬象森羅無出氣。」

上堂。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禪板與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過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師云：「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肯向家中死。二尊宿雖然垂手相同，要且用處各別，然始終不奈這擔板漢何。諸人總道：『龍牙無眼，錯過宗師。』還知畢竟無祖師西來意麼？」隨以手摑口云：「不合恁麼道。」

寶持總禪師語錄卷上(終)

寶持總禪師語錄卷下

參學門人文穆記

機緣

師在靈嵓坐夏，同眾入室，老和尚問云：「如何是道者得力句？」師云：「玄總自來不分外。」尚云：「趙州洗缽盂話作麼商量？」師云：「賴有行者在。」尚云：「爭好倚重別人？」師云：「若不如此，誰知不分外？」尚休去，師便出。

一日，又問：「許多時雨水陂池皆滿，因甚衲僧耳裏一點也著不得？」師云：「老和尚慣向閒處留心。」尚驀豎竹篦，云：「這箇[妳-女+口]。」師云：「不是某甲，幾錯答話。」和尚云：「你大似平日不曾向閒處留心。」師便喝，尚云：「閒。」師云：「今日且讓老和尚出頭。」

師辭出山，老和尚問云：「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力在逢緣不借中。」尚云：「更須善為。」師應諾諾。

師問鑒大師：「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因甚便五百世墮野狐身？」鑒云：「有疑不妨伸問。」師云：「大家在這裏。」鑒云：「若據此說，秖可入佛。」師云：「上座意作麼生？」鑒云：「喜和尚再復人身。」師云：「慮不及此。」

師一日問靈瑞和尚：「古人道：『結夏得九十日也，水牯牛作麼生？』又云：『結夏得九十日也，寒山子作麼生？』水牯牛則且置，寒山子意旨如何？」瑞云：「不因一問，爭識得伊？」師云：「與麼則與水牯牛同參也。」瑞云：「且莫別栽頭角。」師大笑。

一日，同坐室中，語次，師云：「諸方老宿互有短長。」靈瑞大師云：「長者由他長，短者由他短。」師云：「如何使他得一道齊平去？」瑞云：「不可為他斟酌也。」師云：「把得定，作得主，須是老兄。」

又一日，閒坐次，師云：「宗道者近日得箇自肯處。」靈瑞大師云：「也須勘過。」師云：「我作初參，你試問看。」瑞云：「你未開口，我早勘過了也。」師云：「還我話頭來。」瑞云：「逢人不得錯舉。」師云：「只這一句，不是自肯。」二人乃大笑。

師云：「我在董菴曾見一學者，問和尚本來面目，和尚答以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學者踴躍而去。此語如何？」瑞云：「似即似，是即未是。」師云：「請老兄代一語。」瑞云：「翻轉面皮看。」師云：「我道一切現成。」

董菴西堂過訪，師云：「三年不相見，本分事如何？」堂云：「覿露堂堂。」師云：「猶是舊時窠臼。」堂云：「兄此間莫有新鮮佛法麼？」師云：「有。」堂云：「願聞。」師云：「情懷冷淡如秋水，門徑蕭條有白雲。」

師照問：「學人到這裏，立錐無地時如何？」師云：「撒手任西東。」照云：「若然，隨緣得路也。」師云：「腳跟下是甚麼？」

師照問：「內不見有自己，外不見有山河，此人如何？」師云：「政好勘過了打。」照云：「妙湛門風，果然千仞壁立。」師云：「搆得著也未？」照云：「和尚。」師云：「月落後相見。」

尼問：「如何是雄雄之尊？」師云：「大斧斫不開。」尼云：「還許親近否？」師云：「腦後著生鐵。」

學人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師云：「苦！苦！抑逼人作麼？」

學人問：「趙州柏樹子話意旨如何？」師云：「草交猶有色，花落竟無聲。」學人禮拜，云：「某甲今日得箇入路。」師云：「試說向山僧看。」學人擬議，師便喝出。

師一日垂問云：「諸人腳跟下各各有一坐具地，且道是甚麼年中置得？」一云：「適來猶記得。」一云：「威音王已前。」一云：「何不問某甲？」師云：「三人證龜成鱉。」眾復請師代語，師云：「欲舉恐驚大眾。」

師一日見紅白桃花，顧眾云：「共本同條，因甚麼顏色各異？」眾無對。師自代云：「分付東風仔細推。」

學人問：「擬欲歸鄉，何路最捷？」師云：「汝離家來幾年也？」學云：「總不記得。」師云：「苦。」學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尼問：「臨濟喫棒，意旨如何？」師云：「年深猶見血痕新。」

師一日問侍者：「日勢早晚？」者云：「總被黑雲遮卻也。」師於空中畫〇相云：「[妳-女+口]。」侍者無對。靈瑞大師代云：「原來和尚自知早晚。」

問：「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師云：「清風匝耳。」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云：「不孤來意。」問：「祖師心印篆作何文？」師云：「自家驗取。」問：「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師云：「量不著。」問：「不得指東劃西，平實處道將一句來。」無對。師代云：「爭敢造次？」問：「道人行處如火銷冰，因甚築著磕著？」無對。師代云：「計較未成。」問：「佛祖公案秖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云：「妄想至今猶不絕。」

問：「大修行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絕斷？」師云：「病入膏

肯。」問：「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師云：「知即得。」問：「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見淆訛。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因甚卻是饅頭？」師云：「將錯就錯。」問：「大迦葉見世尊拈花，破顏微笑；須菩提聞世尊說法，涕淚悲泣。且道笑底是？哭底是？」師云：「放憨作麼？」又云：「賺殺旁觀。」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師云：「文彩全彰。」又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問：「白日無閒人，不風不雨，達磨因甚一坐九年？」師云：「時光可惜。」又云：「從來疑著這漢。」問：「一塵一佛，國飯是塵，且道一杓有幾箇釋迦老子？」師云：「眾眼難瞞。」又云：「有甚饅頭鎚子？快下將來。」問：「乾坤此日無知己，玉石何能辨假真？衲僧行腳，眼在甚麼處？」師云：「扣牙恐驚齒。」又云：「問取露柱。」問：「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師云：「某甲自小不解捏目。」又云：「問取奴兒婢子。」問：「掀翻大海，摑碎須彌，為甚平地上抬腳不起？」師云：「弄巧成拙。」又云：「非一朝一夕之故。」問：「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己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師云：「我常於此切。」又云：「為著阿誰？」問：「萬里不掛片雲時如何？」師云：「境界甚危。」問：「大耳三藏第三度因甚不見國師？」師云：「是伊卻會。」問：「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唱俱行，銀山鐵壁。且道放開為人好？把住為人好？」師代云：「上板頭看。」又云：「分身兩處看。」問：「拆東籬，補西壁，是衲僧家尋常手腳。大唐國裏不道無人，還有虛空裏釘得橛的麼？」師代云：「莫向閒處說。」又云：「和尚用心不易。」問：「朝三千，暮八百，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家中折腳鐺子分付阿誰？」師代云：「目前可驗。」又云：「放待冷來看。」問：「靈利衲僧撥著便轉，一步步不曾踏在空裏，因甚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師代云：「汝問極當。」又云：「便與掀倒禪床。」問：「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底，終日眼睜睜地向這裏望空啟告，為著阿誰？」師代云：「侍者過茶來。」又云：「知即得。」問：「衲僧家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且道憑箇甚麼便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師代云：「許多禿子可有性麼？」又云：「賞伊大膽。」問：「嘗在于其中經行及坐臥，釋迦老子至今出這裏不得，腳下兒孫如何使他到處稱尊去？」師代云：「堪笑堪悲。」又云：「理長則就。」問：「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衲僧家一句是一句，因甚纔與麼便不與麼？」師代云：「即今[妳-女+口]。」又云：「換卻眼睛。」問：「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石鞏一向彎弓，禾山只是打鼓，還免得過也無？」師代云：「舊日事不須提起。」又云：「罪不重科。」問：「萬里不掛

片雲時如何？」一云：「我不向這裏住。」復問云：「向甚麼處住？」師代云：「和尚欲斷某甲命根那？」又云：「某甲腳跟至今不點地。」問：「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一云：「瞞他露柱不得。」復問云：「瞞他露柱不得，且道明日是天晴，是下雨？」師代云：「成何道理？」又云：「請和尚別置一問來。」
問：「眼光爍破四天下底，自己眉毛落盡，因甚不見？」一云：「留與後人貶剝。」復問云：「昔日妙德空生尚自讚歎不及，何故而今卻許後人貶剝？」師代云：「近日世界不好。」又云：「口是禍門。」
垂問：「古人道：『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洞山麻三觔、雲門乾矢橛，盡是死句。如何是活句？」又云：「若人造一切罪，得見己之法王，即得解脫。且道己之法王作麼生見？」又云：「不立一塵，本來無物。古人恁麼道，將從上家業盡情折倒了也。你道日用憑何作活？」又云：「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因甚又要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又云：「缽裏飯、桶裏水，一任諸人橫吞豎咽。洗缽盂話作麼生會？」又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因甚趙州道：『佛之一字，我不喜聞？』」又云：「學道人隨處安閒，自然合他古轍。因甚驢事未去、馬事又來？」又云：「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且拈過一邊，秖如牡丹花下睡貓兒是箇甚麼？」

頌古

香巖上樹。
吹毛寶劍逼人寒，瞬目揚眉作麼看？未舉已前先薦得，崑崙騎象鷺鷥牽。
魯祖不言言(至)無口將甚麼喫飯。
有言無言，海底撐船。有口無口，一場逗漏。倦鳥知還，閒雲出岫。擬議思量，劈脊便摟。
世尊陞座。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衲僧不會，莫亂鋮錐。
崇壽指凳。
直道玄關人不覺，衲僧鼻孔徒穿鑿。聖凡極盡不容情，一陣東風卷寥廓。
永嘉到曹谿。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簡點將來，好與一頓。不如緘口度殘春，免得盧公添話柄。
雪峰古澗寒泉。

寒泉古澗意如何？觸著分明舉似他，芳草岸邊舟楫穩，落花巖畔杖藜扶。龍吟大澤波濤息，獅吼高山鳥獸殂，指按光生全海印，何勞苦口唱哆啰。

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且道三千大千世界是多少價？

一二三四五六七，三千大千如電拂。鼻孔依前搭上唇，裂開布袋翻身出。

趙州一日雪中臥(至)州便起去。

冷處分明絕覆藏，婆心切切為人忙，機輪撥轉旋天地，一曲陽春韻獨長。

米胡令人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山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何？」米胡深肯之。

爍迦羅眼絕纖瑕，第二門頭認得他。滿路清風意無限，落花流水遍天涯。

臨濟三頓棒。

毒龍奮迅雨千尺，猛虎出林神鬼泣。三千剎海夜沉沉，萬象森羅齊壁立。

達磨面壁。

惡口傷人趁出國，冷坐九年癡兀突。若無一臂助全功，直至如今覷破壁。

德山小參不答話。

霧捲星馳，雷奔電激。眨上眉毛，早已著賊。面皮翻轉絕承當，大地茫茫黑如漆。

雪峰自負一束藤。

拋鉤釣巨鼇，一掣知多少。踏月披蓑歸去來，入門又復眠芳草。涅槃堂裏解翻身，一聲鐵笛霜天曉。

仰山指雪師子。

白練飛空一色新，無情哮吼解翻身。韶陽毒手今何在，玉樹瓊葩遍界春。

僧問西堂：「有問有答，賓主歷然。」

爛卻須彌截卻藤，水邊林下似無情。洛陽三月花如錦，為報東君知未曾。

欽山豎拳

百卉競芳妍，蜂王直至前。採花成蜜去，春色不堪憐。

僧問睦州：「高揖釋迦。」

鐵骨冰心不讓人，太阿橫按逐風塵。天涯踏遍無知己，帚柄花開劫外春。

棗樹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漢國(云云)。」

漢地塵沙撲面，漢家天子不見，縱然靈利衲僧，鼻孔輸他一線。臨機白棒掀天，透出日面月面，回頭腳底風生，大地混成一片。

趙州問婆子：「甚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

狹路相逢兩眼開，抱贓不悔實奇哉。吞聲喫掌冤難雪，定案還須折獄才。

陸亙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怪。」

一體同觀意莫窮，太阿寶劍舞春風。空生國裏花無限，萬紫千紅一瞬中。

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薦，別喚沙彌。

虛空釘橛，弄巧成拙。推己及人，有甚交涉。

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一既不成，二亦不是。剔起眉毛，偶然失利。

有句無句(至)句歸何處。

句歸何處，莫亂指注。拶破燈籠，笑倒露柱。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文彩全彰，利動君子。

衲僧巴鼻。

衲僧巴鼻，借伊出氣。失手摸著，本無禁忌。

金剛眼睛。

金剛眼睛，覿面非真。八斛四斗，何故何新。

獅子爪牙。

獅子爪牙，掀翻窠臼。佛祖到來，直須退後。

殺活拄杖。

殺活拄杖，縱橫出入。日月潛輝，乾坤失色。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禪和莫亂開口。拈起無孔鐵鎚，普令萬象知有。
我腳何似驢腳，步步親曾踏著，饒伊鼻孔撩天，也被山僧穿卻。
人人有箇生緣，葛藤窠裏牽纏。捩轉娘生鼻孔，方知令不虛傳。

又

我手何似佛手，牢把繩頭緊扭。忽然繩斷遭攆，直得須彌倒走。
我腳何似驢腳，生死岸頭跳躍。楊岐驀地拽回，不覺失卻一隻。
人人有箇生緣，不離聲色語言。若更思量擬議，迢迢十萬八千。

雲門胡餅。

胡餅拈來度與僧，幾人有口解橫吞？古今佛祖憑超越，行貨知他值幾緡？

洞山麻三觔。

貼秤秤來足銖兩，等閒拋出無人賞。早晚行情定不同，逴得便行方鹵莽。

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如何是聾的旨趣？

一喝耳聾，烈焰亙空。家私蕩盡，赤骨律窮。

丹霞燒木佛，為甚院主墮眉鬚？

燒取舍利，無端特地。靈利衲僧，更須仔細。

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作麼生得恰好去？

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可煞新鮮，急著眼看。

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道得為甚更要喫棒？

道得不道，露柱[跳-兆+孛]跳。勘破歸來，一場好笑。

青天也須喫棒，且道過在甚麼處？

青天喫棒，全無鼻孔，絕倒旁觀，伏惟珍重。

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是上座獨露底身？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失腳踏著，鼻孔撩天。

和宋慈受深禪師披雲臺十頌

行盡千山又萬山，那知人世有餘閒。杖頭點出金剛眼，脫落皮膚指顧間。

仰天長嘯遏行雲，流出桃花賺世人。踏破芒鞋呈舊面，森羅萬象現全身。

杜鵑聲裏覓殘紅，南北東西路莫窮。短笛有聲催午夢，鐵鎚無孔舞春風。

鳴條破塊撲窗櫺，石火光中閃電明。臺上野花零落盡，空山寂寂鳥無聲。

衰病難將藥石攻，扶笻巖畔強從容，湖水盡翻青白眼，七十二峰返照中。

昨日少年今白頭，滿腔熱血付東流。日長無事倚松立，笑指嶺頭雲未休。

不問吳山越水前，平生活計钁頭邊，收來放去渾閒事，撒出珍珠顆顆圓。

嘯月披雲足比鄰，閒花野艸總成真，琴臺響屧渾無恙，人面于今花更新。

淡飯黃薤飽便休，鶉衣百結任悠悠。倦來收足蒲團坐，客至從教不舉頭。

莫怪平生用力麤，掀翻大地一耕夫。了了了時無可了，何妨淹殺赤梢魚。

絨牡丹

魏紫姚黃各不同，同根一體自相通。天姿不假陽和力，一段風光爍太空。

絨荷花

無影枝頭錦色鮮，煙霞風月滿長川。若將真妄論高下，瞎卻眾生眼萬千。

示戒珠禪德

隨緣得旨復何求，覿體全彰物物週，會得箇中消息了，好來妙湛喫拳頭。

竹杖頌

心空及第，高節自持。何妨任運，帶水拖泥。

和劭監院師嬴得楊岐第一籌四首

一道平懷萬事休，青鞋白箬度春秋。十年勳業高叢席，嬴得楊岐第一籌。

嬴得楊岐第一籌，亂峰雲靄鳥聲幽，庭前柏子青無盡，到處香風滿鑼頭。

嬴得楊岐第一籌，東山西嶺恣優游。玄關踏破無塵跡，截斷千谿水逆流。

嬴得楊岐第一籌，艸枯石冷雪埋丘，知君自有天然概，活計些些孰敢儔？

示師照

千聖從前喚不回，腳跟有路絕纖埃。今朝自解翻身轉，剎剎塵塵正眼開。

示英維那

一椎便當占機先，不用低頭覓要玄，挈領提綱在今日，為人手段獨精圓。

示穆書記

暗中文彩已全彰，長笑諸方漫度量。心眼頓開能識透，皎然日月共爭光。

示圓朗悅眾

堂中早晚自周旋，古佛威儀無間然。直下洞明言外旨，鴉鳴鵲噪句中玄。

示西雲禪者

清風匝匝透玄關，葉落疏林見遠山，一著子禪無避處，誰能更向管窺斑？

示力嚴道人

拋卻珍奇錦繡緣，卻從枯淡樂餘年。祖師皮骨休分析，閒即加餐困即眠。

示具眼道者

大悲菩薩千手眼，不知那隻用來親。凡情聖見俱消落，始信光明透剎塵。

贈張夫人

浮華轉盼屬雲煙，草座麻衣悟息肩，識病豈煩尋妙藥，解空時復感諸天。獻珠龍女當成佛，插疏龐婆好學禪，一曲無生堪共語，臨風寄與雁頭箋。

寄洛陽侯夫人

憶昔滄桑歎別離，十年消息重相違。金樽檀板君無恙，石室蒲團我正宜。春暖未融凝鬢雪，夢醒方辨處囊錐。幾番領得殷勤意，回首中原更有誰。

南洲鳳舉樓望雪

截流一棹骨毛寒，六出花飛宇宙漫，奮起玉龍金鎖斷，劈開華嶽劍光殘。奚囊有句從教覓，少室無心不用安，試問五湖參學者，盛歸銀碗若為看？

真讚

靈巖老和尚讚

尊嚴如神，慈悲如佛。不動色聲，全具折攝。有時奪食驅耕，有時抽釘拔橛。結大地冤讎，安虛空耳穴。坐斷中吳第一峰，是聖是凡齊叫屈。

董菴和尚讚

定服嚴身，戒香瑩體。寬以待人，儉以約己。萬法皆圓，一真不取。我所知師，如是而已。

靈瑞和尚讚

用末山機，塞灌谿口。靈山老人，許伊哮吼。惱怒時性如雷火，直欲擊碎虛空。歡喜時語似春風，隨意榮添枯朽。趁東山水上行，逐西嶺雲中走。禪道脫規模，佛法絕樞紐。妙湛與伊同參，未曾輕易點首。何況他家爛惡禪，要令此老輕抬手。

自讚

凡不能窺，聖莫能測。鐵作面皮，虎口奪骨。七尺烏藤正令行，從教萬象稱奇特。

謂此便是妙湛，大似認影迷頭；謂此若非妙湛，又似離波覓水。除卻離即離非，未免別說道理。涅槃不為榮，生死不為恥。烹麟

煆鳳，望後昆別立生涯；奪食驅耕，笑前賢遭人指使。妙湛一無所長，隨分眠餐而已。要會靈山的骨禪，達磨打落當門齒。
丹青描未就，楮墨畫難工。覿面無遮護，秋蟾朗太空。

書問

與龔夫人

連日大雨滂沱，火爐邊無賓主句竟不曾提起，直是可笑。今者天晴日出，狸奴白牯俱各舞爪張牙，未曾有一些子好意思舉似知己，未審晏坐時還記得箇一轉語否？若能撩起便行，未跨船舷自然過量，庶不負一段樂法深心耳。
又
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頃見夫人信根深植，不為富貴所移，全身早已游泳如來大圓覺海，不待離塵始登無垢也。靈山一會，事非偶然，且善知識者難逢難遇，如春雷拔地、晨鐘出雲，不假言詮啟盲發瞶，上根利智者便可一肩擔荷。詰朝為世尊誕辰，山頭和尚為眾陞座，舉楊第一義諦。此事雖則人人有分，然朝暾散彩先及高山，吾輩深為夫人望之，為法真誠，知必不學山陰返棹也。

示門下諸子

宿生忍力未充，似不能知群有性，自累猶可，又累他人。冷地思之，不覺失笑。世間事如夢如幻，聚散如浮雲，去來無固必，總在大光明藏中，何去住之有間哉？一笠荒村，蕭然自寄，在我則隨緣作主，固無怨尤。汝等初發心學道，未免寒毛卓豎，當知我此門風壁立萬仞，一眼覷破，即世情世味、五欲三毒、百種煩惱，一一覓起處不得，秖有一回飲水一回咽耳。金風體露，月面全彰，當圖徹底掀翻，俟魔氛少息，當執手共說無生話也。
寶持總禪師語錄卷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